

歌德，集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等荣誉于一身的德国文坛泰斗；

有人说她是“一尊美丽的肉”，“完全没有教养”，

但他的妻子
克里斯典娜
却是偏见的牺牲品，
生前身后，遭人辱骂；



更有人说她
“精神上是个零，”
是歌德
“著名的性伙伴”。

今天，
是我们
重新认识克里斯典娜，
为她
洗清罪名的时候了。

所有这些诬陷，
并未因
历史的发展而
及时被纠正。

被责难

歌德与克里斯典娜

的爱 Ai

袁志英 著

Bei Ze Nan De

云南人民出版社

歌德，集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等荣誉于一身的德国文坛泰斗；

有人说她是“一尊美丽的肉”，
“完全没有教养”，

但他的妻子
克里斯典娜
却是偏见的牺牲品，
生前身后，遭人辱骂；

被责难的爱 Ai

歌德与克里斯典娜

Bei Ze Nan De 云南人民出版社

更有人说她
“精神上是个零，”
是歌德
“著名的性伙伴”。

所有这些诬陷，
并未因
历史的发展而
及时被纠正。

今天，
是我们
重新认识克里斯典娜，
为她
洗清罪名的时候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责难的爱：歌德与克里斯典娜/袁志英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2

ISBN 7 - 222 - 03055 - 7

I. 被 ... II. 袁 ... III. 传记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852 号

责任编辑：瞿洪斌 钱 雯

封面设计：王玉辉

被责难的爱——歌德与克里斯典娜

袁志英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邮编：650011

云南新华彩印厂 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375 字数：290 千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5, 000 册

ISBN 7 - 222 - 03055 - 7/I·825

定价：19.00 元

楔子

随着时光的流逝，世代的更替，人们会不断有新眼光、新认识，尤其对女性。因为古今中外都对女性有偏见，男女平等在近代才成为大题目，而要真正实现还要假以时日。德国大文豪歌德的夫人克里斯典娜就是偏见的牺牲品，生前身后，遭人辱骂；所背恶名之多，罕有其匹。德国作家、诺贝尔奖金得主托马斯·曼说她是“一尊美丽的肉”，“完全没有教养”；法国作家、《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作者罗曼·罗兰则说她“精神上是个零”；奥地利作家、《没有个性的人》的作者穆齐尔（Robert Musil, 1880 - 1942）还算客气，认定克里斯典娜是歌德的“著名的性伙伴”。同时代人对她更是恶毒诅咒，“窑姐儿”，“小妾”，“狐狸精”，“小妖精”等等骂声可说铺天盖地而来。写《阿伽堂》、《金镜》和《奥伯龙》的维兰德（C. Martin Wieland, 1733 - 1813）把克里斯典娜看成是歌德的“使女”，席勒的妻子称她是“丰满的虚无”，贝廷娜·冯·阿尔尼姆（Bettina Von Arnim, 1785 - 1859）骂得更是别出心裁：“血肠一根”。贝廷娜是著名的浪漫派作家布伦塔诺的妹妹，路·阿尔尼姆的妻子，她本人也是作家，对歌德心怀爱慕之情。歌德的“恩公”，卡尔·奥古斯特公爵怎么说呢？他也是“义愤填膺”：“什么都坏在她手里”，她是“歌德生活的注脚”，是“歌德的耻辱”。后来也有关于克里斯典娜的专著出现，但大多也是老套套，虚妄不实之语，捕风捉影之言充塞其间，对她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本世纪 20 年代曾有人挥舞起种族主义的大棒，将克卿打入“黑种女人”的行列，所下断语是：“狡猾，

固执，灵魂下贱”；说什么“若将克里斯典娜设想为歌德的平等的补充，无异于将殖民地的有色女人看成是伟大殖民者的尊贵的伴侣”。

诬陷克卿的流毒也传至中国。在取名为《三叶集》（1920年5月，上海亚东图书馆）的田汉、宗白华、郭沫若三人的通信集中，可看到有关的表述。郭沫若在家乡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拜堂成了亲。到日本留学又结识了安娜，两人情投意合遂相爱同居，并生有一子。可年轻的郭沫若老是有种负罪感，自谴为“罪恶的精髓”。他向好友田汉剖露心迹，“人格公开”，等待他“宣布死刑”，实际上是想得到田汉的谅解。而田汉则以歌德的恋情为例来宽解郭沫若：

（歌德）一生恋人过十九个，偶有误解，便不告而去，十年情交以色衰而见弃，若讲罪恶，那么歌德的晚年更是‘罪恶的精髓’了。……歌德自罗马归后，与他的第九个情人克丽斯谛亚伯（即克里斯典娜—笔者）的恋爱也只是为恋爱而恋爱，遂不觉陷于 Schiller（席勒—笔者）所谓‘堕落的交际’啊！当时 Weimar（威玛—笔者）的人民群众加非难，克夫人不齿于交际社会；而且他们的罪恶，也有具体的表现—1789，（歌德 40 岁时）12 月 25 日，（私）生 August von Goethe—歌德，‘人中之至人’的歌德，害人可也是不浅。若想到他刚弃了 Stein 伯爵夫人，歌德的罪恶可更深了。若更想到 Stein 伯爵夫人是有夫之妇更当如何？……

田汉在这里安慰了郭沫若可“害”了歌德，上述这番话可说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是流风所至在中国所发生的影响。

到了本世纪 90 年代，对于歌德，特别是对于克里斯典娜的研究步入一个新阶段。首先是 1994 年出版了歌德和克里斯典娜

的通信集（Goethes Ehe In Briefen，《歌德婚恋书信集》），为一个真实的克卿，为她和歌德的真实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后来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关克里斯典娜、有关她和歌德关系的专著。作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有的甚至翻阅了数百年以来克卿的家谱，让事实讲话。这些研究力图恢复克卿的本来面目、歌德的本来面目、克卿和歌德关系的本来面目，推翻了所有加之于克卿身上的诬蔑不实之词，洗刷了泼在她身上的污泥浊水，一句话，为克卿翻了近 200 年的铁案。歌德到底如何，克卿究竟怎样，他们之间的关系原本是何等样子，让我慢慢道来。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童年—青少年.....	(1)
公园相会	
家世和家庭	
在贫穷中长大	
英俊少年	
恋爱和少年维特之烦恼	
威玛	
第二章 威玛十年	(17)
人文荟萃	
哥哥克里斯蒂安	
父案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歌德和杀婴案	
“弼马温”之妻施坦因夫人	
古今罕有的“爱情”	
诗人歌德和政治家歌德告别	
第三章 意大利之行	(37)
歌德初试云雨情	
为哥哥“专递”	

金屋藏娇
和莎罗特割席断交
不婚而孕“罪孽深重”

第四章 众怒难犯 (157)

“放逐”猎人房
儿子出生，躲得远远的
重游意大利
“红袖添香”天伦乐
自然科学家歌德
诗人和哲学家

第五章 远征法国 (83)

歌德也妒嫉
两种类型的女性
“三宝”克里斯典娜
随驾出征
战地情书
“小鬼”和“爬抓”
豪宅群英会

第六章 和席勒合作 (106)

文坛二圣，席勒其人
藕断丝连
第四个孩子夭折
蛋糕事件
克卿的亲情
歌德与克里斯蒂安

大有大的难处
“菜篮子”问题
牛郎会织女
磨而不合，又要出游

第七章 正当盛年立遗嘱…………… (148)

“婆媳”见面
儿女情长
双枪女将携儿行
飞短流长歌德家事
感情危机

第八章 言归于好…………… (174)

莱比锡的“秘密婚礼”
克卿“闭关自守”
大病一场
不是务农的料
儿子“正名”扮爱神
浪漫派
滑冰，跳舞，看戏
两个麦耶尔
卡廷卡只活了三天

第九章 歌德受围攻…………… (205)

温泉疗养
戏剧“记者”
翩翩起舞技压群芳
斯达尔夫人

歌德暮岁生病
席勒英年早逝

第十章 耶那战役 (234)

两人都很孤寂
危机关头，克卿挺身而出
儿子成了父母的证婚人
约翰娜仗义助歌德
“外交”宝贝

第十一章 婚后要更大的自由—自私的时代 (252)

多年的“女儿”熬成媳妇
歌德坐怀不乱
会见拿破仑
奔丧，公正快速解决遗产问题
剧院风波：“不能唱，也得吠”
克卿之烦恼
大型茶会
找个好厨娘很难

第十二章 银盘子和金苹果 (277)

歌德的女性观
异性朋友，退避三舍
“我如果有 12 个儿子”
《亲和力》
内萨斯衬衣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临行前的拜托

克卿出入宫廷
公爵向歌德示好
三人行
《诗与真》

第十三章 两女将大打出手…………… (298)

话不投机半句多
儿子顶替
歌德也是“歌德派”
歌德和贝多芬
拿破仑远征俄国
群情激奋，一人向隅
献给克卿的诗
莱比锡大血战
哥萨克直逼歌德家门
“虽然摆脱了奴役，却又走向了毁灭”
奥古斯特没去参军

第十四章 拿破仑挫败…………… (327)

歌德“逃避到”了中国
“光荣的政治任务”
追求新的勋章
有人要和奥古斯特决斗
三人世界变成了两人世界
莱茵—美茵之旅
东方情和夫妻情
克卿卧病
利用密码传情也是一大发明

三种女性

第十五章 克卿之死…………… (348)

奇遇大公爵

等待，等待，等待

密码传情日，是妾断肠时

别后重逢无话语

克卿朋友多

默默和家园告别，默默和歌德告别

妻重病，丈夫进行哲学思考

双双病倒

1816年6月6日：克里斯典娜寿终正寝

死后流言

一绺头发

城市和宫廷结合

第一章 童年—青少年

公园相会
家世和家庭
在贫穷中长大
英俊少年
恋爱和《少年维特之烦恼》
威玛

歌德是个天才，在他 24 岁的时候用 4 个礼拜的时间写出了震惊文坛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从此名满欧洲。卡尔·奥古斯特公爵请他到威玛，委以高官，给以厚禄。威玛 10 年只见高官厚禄的歌德，诗人歌德却不见了。为了找回失去的自我，歌德毅然决然斩断他和冯·施坦因夫人的情丝，独自一人，踏着先辈的足迹来到南国意大利。德国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差不多都要来意大利接受熏陶和洗礼，这几乎成了规律。在意大利不仅有阳光美酒和艺术，还有女人。歌德这个年近不惑男子只是到了南国才算是“初试云雨情”，有了性的经历。歌德在意大利两年可说是“一年一个样，两年大变样”，变得“完整”了，如他自己所说；变得“性感”了，如冯·施坦因夫人所说。歌德在意大利和一个“风流寡妇”春风几度，只有性爱，而无情爱。回到威玛，他和相恋 10 年之久的冯·施坦因夫人形同陌路，两人“交流的只是无聊”，这时的他特别渴望灵肉交融的爱情。正是在这个时候克里斯典娜出现了，对歌德真可谓“欲渡河而船来”。

克里斯典娜这一年 23 岁，请看她的邻居和儿时的玩伴卡洛林娜·雅格曼（Carolina Jagemann）对她的描绘：

“在我小的时候，她就住在我们家旁边。她是一个非常美丽、非常亲切和非常勤劳的姑娘。像苹果一样圆脸的朝气蓬勃的脸，两只黑色的眼睛放射出灼人的光芒；在她笑的时候，微微掀起的樱桃小口便显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暗褐色的满头卷发笼罩着她的额头和粉颈。”

1788 年 7 月 12 日，一个礼拜六，这位焕发着青春活力的女郎怀揣着哥哥克里斯蒂安的求助信来找歌德。200 多年以前，一个贫民少女，面见一位陌生男子，公国大臣，闻名全欧的诗人，心儿未免突突直跳。在伊尔姆河畔的公园里，歌德一见她便喜欢上了，那喜欢劲表现在眼睛里，寒暄的声调极为和蔼可亲，克里斯典娜的忐忑不安也随之烟消云散。克里斯典娜的传记作者沃尔夫冈·伍尔匹乌斯（Wolfgang Vulpius）对他们的初次相会有这样的描写：

“歌德和 23 岁的克里斯典娜聊天，后者很快便倾倒在地位崇高的美男子，面对这位有着天神般目光的魔术师毫无反抗之力；而歌德身上的情欲的愉悦和渴望也像火焰一样升腾而起。”

种种迹象表明，在这个礼拜六的夜里，克里斯典娜便成了歌德的情人，他们两人也一直将 7 月 12 日当作他们缔结百年之好的日子而加以庆祝。他们之间并非通常的一见钟情，春风一度便各奔西东，他们有结合的基础，并从中发展出一种深挚的爱情。

克里斯典娜姓伍尔匹乌斯（Vulpius），其先祖可追溯至于 1611 年死去的约翰·亨利希·伍尔匹乌斯（Johann Heinrich Vulpius），他是威玛东北边阿波尔达（Apolda）县维克尔施达特（Wickerstedt）小镇的牧师，他的子孙皆为牧师，可说是“牧师专业户”，到了克里斯典娜祖父约翰·弗里德利希·伍尔匹乌斯（Johann Friedrich Vulpius）这一代才算脱离了家族的教会传统。祖父于

1752年逝世于威玛，是宫廷律师，与其同名的儿子学的也是法律，但没有获取学位，可能是因为无钱而中途辍学。一位名为密尔希奥·伍尔匹乌斯（Melchior Vulpius，1560 - 1615）旁系先祖曾是威玛教区合唱队的队长，相当知名的作曲家。

克里斯典娜的母亲克里斯典娜·玛嘉丽特·里尔（Christiane Margarete Riehl）出自一个古老的手工业家族；其祖母伊丽莎白·玛克达伦娜·昆恩（Elisabeth Magdalena Kühn）的情况不详，其外祖母索菲娅·多萝特娅·海克（Sophia Dorothea Hecker）也是出身于一个牧师家庭。从家世上来讲，克里斯典娜的家族 200 年来多是书香门第，而歌德的先祖多是农民和手工业者。无论是克里斯典娜还是歌德，都无法选择其出身；再者农民、手工业者和贵族、牧师在人格上也是平等的，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奇怪的是，在那个讲究出身的等级社会里，人们为了攻击克里斯典娜，偏偏“忽略”了她的世代家族。

克里斯典娜的父亲，约翰·弗里德利希·伍尔匹乌斯，1746年在耶那学法律，从 1750 年开始申请一个职位，历经十年，才在威玛谋得一个誊写员的位子，年薪为 50 个帝国塔勒，这时他真有种“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1766 年升任为档案馆长，年薪增至 75 帝国塔勒。1760 年结婚，在威玛教堂的婚嫁簿里还可看到他和新娘于 1760 年 11 月 13 日所进行的结婚登记。新郎 35 岁，新娘克里斯典娜·玛嘉丽特·里尔年方 18，她是家道殷实的裤袜商约翰·菲利浦·里尔（Johann Philipp Riehl）的长女。祖上从施瓦本迁至威玛，经营针织品。那时针织品很畅销，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威玛宫廷。约翰将生意做得红红火火，1740 年，他和一位来自图林根的伊丽莎白·玛克达伦娜·昆恩结为百年之好。1743 年他置了房产，1750 年在威玛取得了公民权。1760 年，就在这长女出嫁的这一年，约翰在瓦格纳巷购置了一所更大的房屋，并带有一大片耕地。他还为长女置办了一副丰厚的嫁妆，这

为新婚的夫妇带来莫大的助益。1762年1月23日约翰的第一个孩子降生，是个儿子，取名为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次年第二个儿子诞生，但没满周岁便夭折了。

1765年6月1日，伊丽莎白生下了一个女儿，那便是克里斯典娜。父亲为女儿在宫廷教堂，而不是在市教堂举行受洗仪式，因为作为威玛公国的官员他有权这样做，这样也显示了他的身份。参加洗礼的有父母双亲，外公外婆，以及其他亲眷。教父乃为父亲的一位名为施米特的同事。

歌德先祖也可上溯至几百年前，世代代多为农民和手工业者，曾祖父以打铁为生。祖父从图林根来到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不再是“举起铁锤响叮当”，而做了一名裁缝。先是娶了一个裁缝的女儿为妻，13年后妻子亡故，不久一个36岁的寡妇成了他的续弦。他们生下的儿子约翰·卡斯帕尔·歌德便是大诗人的父亲。后来祖父放弃了飞针走线的营生，和祖母一道经营起旅馆业。祖母本是旅馆老板的女儿，祖父又有作生意的头脑，夫唱妇随，夫随妇唱，这家名为“杨柳青”的旅舍顾客盈门，生意兴隆。约翰·卡斯帕尔长大成人之后，家境已很是富裕，他既无需缝缝剪剪，也无需起早贪黑，一心读书也就是了。他学的是法律，曾游学法国、意大利和荷兰。31岁上回到故乡法兰克福，后来花了313个古尔登（Gulden，德国古代金、银币，——笔者）和30枚十字币（Kreuzer，1300-1900年间的德、奥、匈的辅币，笔者）买了一个真正皇家顾问（ein wirklicher kaiserlicher Rat）的头衔。他一生没有工作，没担任任何职务，靠祖产生活。他收集艺术品，专心教育儿女。

在克里斯典娜哇哇落地之时，歌德已是一个15岁的少年。就在这1765年他从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来到号称“小巴黎”的莱比锡，那时坐的是马车，路上很不好走，且看他在其自传《诗与真》中的一段描写：

穿过图林根的路更差了，倒霉的是我们的马车在夜幕降临之际到了奥尔施太特郊外就陷入了泥泞之中动弹不得。这里远离人烟，只得自己动手尽力将车从泥泞中推拉出来。我也奋力相帮。由于用力过猛，胸部韧带扯拉得太厉害，不久之后就觉得隐隐作痛，时好时发，几年后才告痊愈。

克里斯典娜一家六口：父母，哥哥和两个姑姑。房租，烧柴，衣服，食品，还有日用杂物，全靠父亲那微薄的薪金。1765年7月24日威玛的物价如下：一舍菲尔（Scheffel，旧容量单位，约等于23升——笔者）麦子，要一个塔勒21个格罗森（Groschen，钱币单位，一格罗森等于10个分尼——笔者），一麦测（Metze，旧容量单位，约等于3.4升——笔者）面粉要4个格罗森，一磅羊肉是一个格罗森3分尼，一磅猪肉是一个格罗森6分尼，一双鞋要一个塔勒两个格罗森。做一套衣服，料子是8塔勒，工钱是两个塔勒。其他尚需照明，饮料……六口之家，算算看，需要多少开销，而克里斯典娜的家每年才收入多少，其家计之困难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岳父母一家的帮助，那日子根本就没法过。

1768年，克里斯典娜3岁，歌德还在莱比锡读大学。学习尚称努力，但总不那么适应环境。有些课程枯燥乏味，有的教授观点陈腐，这些都使他难以忍受。时常出入于饭店酒楼，放荡不羁，酗酒作乐，但更多的时候总有种淡淡的哀愁笼罩心间。1768年7月的一个夜晚，他突然大量咯血。8月底在可靠朋友的陪同下，他雇了一辆舒适的马车，回到已阔别三年的老家法兰克福。

1769年，外祖父约翰·菲利浦·里尔去世，克里斯典娜一家在经济上也从此失去了一个擎天大柱。为了养家活口，克里斯典娜的父亲为得到一个报酬较高的工作没完没了地呈递申请。但每